

王晓君 著

幽兰空谷

名人探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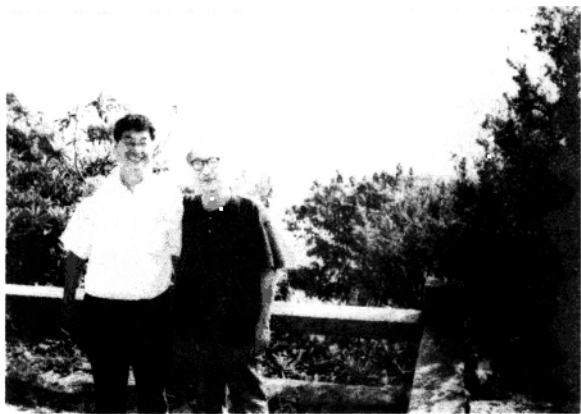
18

出版社

序

“幽兰空谷出，美文勤奋来。”此系刘旦宅兄为王晓君兄所书联语。晓君取其中四字以名其第二本文集《幽兰空谷》，亦有深意存焉。

余之识晓君，盖自二十年前始。20世纪80年代初，桎梏既除，文艺复兴，被禁锢多年的“人物访谈”、“艺文故实”类文字亦活跃一时，海内外报刊竞相刊载。当时，多从《人民日报·海外版》、《羊城



谷苇与王晓君合影

晚报》及海外华文报端常读“王晓君”之大作，颇钦服其新闻敏感，采写深入，常有“独得之秘”广人见闻。及至十年之后，方于一家报纸举办的姑苏太湖“西山笔会”觐面，把臂欢谈，一如旧识。嗣后，方知晓君执教某校，为人师表，又多为“徽学”研究等学术团体策划组织，更忙于应付各地报刊邀约作稿，固然“能者多劳”，然益知其能于忙中偷闲坚持写作之艰难不易也。未几即获悉，晓君之首卷文集《花曾识面》将可出版，然中经种种周折迟迟未能问世，直至年前终告付梓。书成之日，亦不禁感叹：“虽非字字都是血，亦是十年不平常。”文人出书之难，可想而知。

旦宅联中又有“美文勤奋来”语，既属写实亦兼勸勉之意。古人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晓君为人热情诚挚，为文则勤奋不辍，锲而不舍。数十年孜孜矻矻乐于“爬格子”，没有一点“慧大精神”是坚持不下来的。何况如今“（书桌）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诱惑万千。

《幽兰空谷》计分三辑：一为“名人探访”，二为“闲步生活”，三为“苦玩人生”，多为其近作。其中“名人探访”既有文化名人旧事新闻，又有历史人物的发掘“出土”；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凡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足以记之述之，传而播之者，作者无不为之“树碑立传”。虽然文字篇幅有限，然其中所含之历史文化价值却不可低估。更可珍视者，其所记述皆属亲自访问之“第一手”材料，信而可征，足为后人参考。二辑“闲步生活”，系作者历年游展所至的纪游文字与日常生活的感悟印象。其间触景生情，温故知新，时时能引人共鸣，决非时下常见之无病呻吟的闲文字。末辑“苦玩人生”，多收知识小品与生活杂记，亦多来自生活、贴近生活，虽似闲闲写来，亦可使读者时有“会心”之乐。

晓君正值壮年，精力弥充而胸存“勇猛精进”之志。相信必能“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三两年后或可再读他的第三本文集。

谷 苇

二〇〇二年八月

目 录

序	谷 苇
---------	-----

第一辑 名人探访

纸上风云旧时情	2
顺逆一视刘巨宅	9
白蕉与徐悲鸿	15
白蕉与邓散木	18
访白蕉夫人金学仪	21
邓散木在最后的日子里	24
钱君匋与巴金的金石交	27
心中自有名文	30
画存物在怀斯人	34
《烛泪守岁》说松壑	37
“猫王”近况	39
画家的青春在心里	41
水轻墨淡花卉情	43
陆志文的欧洲之行	50
陈辉光与《钱塘瑞雪图卷》	53
黄若舟的“虎”缘	56

发已茎白 心犹寸丹	60
水墨清寂意无穷	62
用色彩表现哲理	64
重阳文化源远流长	66
上海师大三画家	68
方锦霞与留青皮雕	70
陆春龄与三代领导人的笛子情结	75
陆春龄与闵惠芬的忘年交	79
胡松华摁手印	82
一门琵琶音 留伴彩云飞	86
别有奇功垂史册	89
弹拨声声总关情	92
丝竹悠悠乐无穷	94
“吉他之光”马志敏	98
天地神奇石醉人	100
情牵火花任闲步	103
散墨松香古砚情	106
谢冷梅坐享斋中乐	109
寻常人家见钟情	111
却教朽木占流年	114
半屏书屋油墨香	116
与徐锡麟志同道合的林鹏	119
乐观者寿 勤奋者健	124
杜月笙的总账房	127
中医作桥故人情	137
医德俱佳的夏近宜	140
种得梧桐引凤凰	142
北去南来自在飞	144
斜阳映照燕归来	147

寿星苏局仙	154
韵归流水情寄云	156
书记画家梁平波	159
连环画家罗希贤	164
深闺女红添春色	167

第二辑 闲步生活

天柱山的轿夫	172
天柱山历险记	175
瑶琳仙境咏叹调	177
芝罘景观任人赏	180
秋日游黄山	182
拱北即景	184
崇明风景线	186
第一次做外国人	189
槟城风味小吃	192
浔阳楼醉题诗	195
紫藤花开牌坊悲	197
吴中蓬莱三山岛	199
三峡当无恙	201
宁海访名居	204
小家碧玉话郭庄	207
沙家浜食蟹	209
莫教秀枝开路旁	211
到南京去拜年	213
酒的故事	216
贪不得也,哥哥	219
屯溪吃徽菜	222
病榻随感	224

病房纪事	226
故里觅童趣	229
红桥缘	232
拉练记事	235
定海忆旧	238
蟹宴	241
咸菜年	243
献血	245
弄堂即景	247
三上木渚	250
楼上楼下	253
下岗男工	255
贵阳吃狗肉	257

第三辑 苦玩人生

座谈会	260
两瓶可乐	263
耶稣 菩萨 医生	266
自毁的女郎	268
死囚遗书启示录	273
噩梦醒来千滴泪	284

后记	289
----------	-----

第一辑

名人探访



纸上风云旧时情

——记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

手头有一幅程十发先生画的稚气犹存的撒尼族少女偎着小鹿的牧趣图，画面上一身民族服饰的少女脸庞清秀，两颊红润，尤其是那红红的小嘴在绿绿的芭蕉衬托下显得特别美丽可爱；小鹿亲昵地偎着少女，似有无尽的话要说，据好友说，这是程老先生的上乘之作，他融化了陈老莲及曾鲸的技法，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画下了这幅画。你看，少女鼻子只是墨色轻轻一点，左颊没有勾线，断线处让人去想像、回味。那鹿的线条是夸张的，鹿似乎变了形，然仍保留了自然美，使形似与神似达到和谐的统一。

一种激动使我挂通了电话，程老先生十分热情地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于是，在程老的画室，我采访了程老先生。

黄连下也有甜

程老先生的画室名为“三釜书屋”，程老十分幽默地说：“程氏有个老祖宗，名咬金，有三斧头之称。斧，人家看了不要怕煞，故为三釜。釜，锅也。三釜便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大家有饭吃，不亦乐乎？”最近，程老卖了不少画，正在筹资建造十八层国画大楼，专

供海派文化交流。程老说：“此楼要有民族特色，不要西班牙式的，烧得人家吃不消。”

程十发出身于江南水乡松江城西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杨柳春雨，麦浪翻风；赤膊摇橹，漩涡涟漪；白云蓝天，哼哼纤夫；江水横流，雪满小舟；红装素裹的江南之景无不给儿时的程十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次，程家请来了一位灶壁师傅，一枝笔、一块炭、一瓶颜料却在新砌的墙上成就了一幅幅山水画，程十发佩服极了，从此萌发了画画的念头，谈到此时，程老风趣地说：“我家三代行医，可我却成了画画的，我九岁丧父，这大概是我失去了学医的‘近水楼台’。其次有个画家叫张定九，他是清朝嘉庆年间太子太保、工部尚书的后代。他十分喜欢我，常带了笔墨来教我，因此，我走上了画画的道路。”

儿时的程十发对画画十分投入，他把香烟牌子上的一百零八将及三国中的刘关张全画在包药的小纸上，人物栩栩如生，十分逼真，常令病人不忍丢弃。他的小名远传方圆几十里，人们都称他“画画的神童”（程十发原名叫程潼）。然而，他童年的美梦很快破灭。自父亲作古后，家境陷入困顿。在亲友的资助下，他考上了由刘海粟

纸上风云旧时情



作者与程十发在曲水园公园

为校长的上海美专学习中国画。毕业后靠卖画为生，谁料，当时民不聊生，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谁还来光顾画呢？无奈的程十发只好改行，到一家私人小银行内当职员。屋漏偏逢阵头雨，几个月后，程十发又患肺病，被辞退回家。家中全仗其母丁太夫人织勤，行医度日，家境每况愈下，举家食粥。但程十发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将一切怨恨全融在画画之中，他摹“米点山水”，学“石清山石皴法”，研“陈老莲简括用笔”，习“曾鲸勾线技法”。他回忆说：“古人比文章为饭，比诗为酒，我把画比作梦，日有所见，夜有所梦，把良辰美景反映至我画中，岂不是美梦吗？虽在黄连下寻乐，但下多少功夫，得多少正果，这毕竟是真理。我的山水、花鸟、人物的根底也就在这段时期打下的。”

从古人中走出来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程十发迎来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的第一个早春。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找到了松江天马山工作队，参加了土改工作。他目睹了翻身的农民载歌载舞的情景，他也耳闻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佳话。心中暗淡的灯又亮了起来，他决心把自己的本领献给党和人民。一幅反映人民热火朝天生活的人物画卷《翻黑田》诞生了，程十发也进了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从此，他的艺术生涯也注进了新的生命，放出了光彩。

在出版社里，程十发画连环画。当时，他十分崇拜鲁迅，因为连环画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被一位自称“第三种人”的打入冷宫，鲁迅却与之反其道而行之，为此，程十发十分感慨地说：“鲁迅是我学习连环画的启蒙老师。”也正因为如此，程十发对鲁迅的小说特别有感情，他画《孔乙己》、《阿 Q 正传》。也许是长期生活在江南水乡的缘故，程十发画的“孔乙己”、“阿 Q”，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都能做到

呼之欲出，难怪《羊城晚报》要不断连载。

为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1957年，程十发深入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他居住在与月共影的竹楼里，置身于勇敢的猎人中间追逐围猎；他喝着丁冬的青涧、溪水，与傣族姑娘一起泼水起舞。以后，他又去广西、广东、内蒙等地，呼吸着大草原的新鲜空气，寻觅着南国的奇异异花……不久，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画面是：白族姑娘手中捧着刚出壳的鸡雏，你瞧，裙边还带着湿润茸毛的两只小鸡正在嬉戏逐食；那躲在芭蕉后面的少女正在玩耍野花……一幅幅生活气息极浓的新作，令人惊讶，令人感叹：“程十发画风变了，他的作品富有诗意，也有人情味，令人回味。他不再拘泥于古人，他从古人中走了出来。”

从此，程十发具有个性的、独特的风格在画坛中形成。

人间重晚情

一次，在采访古桥收藏家谢天祥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谢天祥的上辈与著名画家程十发有着十分密切的乡亲关系，于是我便追踪采访了谢天祥的母亲张祉琬女士。

张祉琬系张定九之女，程十发曾过房给张定九为继子。当时，张祉琬十一岁，长程十发三岁，两人以姐弟相称，相处十分和谐。不料，“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扔下了炸弹，张家八深九院的老宅被日本人一把火烧尽，松江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大难临头，各自奔命，张祉琬与程十发也被战火冲散。谁知这一别便是一个甲子。童年的生活总是难忘的，每当回忆到幼时的情景，张祉琬不免老泪纵横。

“那末，为什么不发封信找一找程十发呢？现在他的名气可大呢！”我有意地问。

“也只因为他名气大，我才不敢贸然找他。”张祉琬直言。“不会，不会，程老决不是此号人，前一时期他还在报上撰文提到张定九呢！也许他也在找你们呢……”我虽如此劝说，可心中毕竟没有底啊。于是我写了封信给程老，来个投石问路，始料不及的是程老马上来了回信：“蒙赐大札，谢谢。顷获悉童年旧事，于六十年前故乡旧谊，散秩无多，会将续童年乡亲旧梦，不胜高兴，请约拜张祉琬女士具体日期。”

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我陪程老先生赴青浦会见张祉琬女士。在谢天祥家中，两位分别六十五年的老人相见了。程老操着浓重的松江土音：“老阿姐，我无时不想，何尝不想找你们啊！可是六十年来人世间沧桑，变化万千……”两位老人很激动地将话题转入了回忆之中。

他们提到了父辈张定九和程欣木的莫逆之情。程老说：“继爹为我先父画的《深山采药图》我仍记忆犹新；他们在花园中饮酒赏月，持螯探菊，吟诗作画，其乐融融的情景，我历历在目，我们耳濡目染，懂得不少人情世故。”他们忆到了“松风草堂”，忆到了“谊笃宗旨大厅”，忆到了厅园内的假山亭榭；他们也忆到了张大千举家到松江住在隔壁赵家的情景，也忆到了小时“阿和尚”背着程十发、老妈子携着张祉琬正月十五赏灯之情景。他们更忆到了如今松江张宅虽面目俱非，但根基还在的情况。程老十分感慨地说：“我常出差至外地，看见当地政府争着光耀祖宗，将历史名人故居



程十发画故居

开发成旅游景点,而上海人就是起步晚,如张祥和就是上海可开掘的历史名人,上海有几个清朝尚书,可至今无人问津,这是很可悲的。”不久,程老邀张社琬共游松江,并请来了当地政府领导,程老大声疾呼,盼松江政府要开发张祥和旧宅,如一旦恢复,它决不亚于周庄的沈厅。

文物不能丢失

程老是十分重视保护文物的,一次,他至松江北门禅寺漫步,发现寺内有一块一尺见方的踏脚石。隐约有文字和图画,他仔细观察,上有元代艺术大师赵孟頫的“镜容图”石刻,石刻上还有孙克弘的题跋:“自赵松雪自为临写镜容并玉图,刻贮一银盒内,闻于吴兴故居之中得之,其秀颖奇特,足令观者解颐,宜其翰墨之妙绝天下也,温勒坚珉。”程老吃力地将石刻移至佛像后的长桌上,并叮嘱老和尚说:“此石是传世文物,要好生保管。”当程老再次去寺庙问及此事时,那老和尚却矢口否认,石刻更是不翼而飞了。程老为之叹息不已:“悔不该与和尚说明。”

当程老与张社琬相见时,他们的话题也离不开保护文物。当谈及张祥和在广西做官时带回四个铜鼓置于花园时,程老记忆犹新地说:“这些铜鼓铸造精良,花纹清晰,图案布局严谨而有变化,当时得鼓二三,便可称王。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铜鼓是当时权利和财富的象征,张祥和写的《四铜鼓斋丛书》,如今仍存放在北大图书馆内,到张定九时,花园中还有两个,现在也不知失落在何方,实在令人惋惜。”当程老得知张祥和家的“松风草堂”匾还在的时候,他急不可待地对我说:“你们搞文字工作的得宣传一下,要保护这些文物,请当地政府千万千万不要失落。”

当张社琬问及程家“枫泾世医程思垒子子美儒理男妇大方脉”

招牌还在否时，程老激动地说：“在，在，这是我家的传世之宝，在我身边的文物再保管不好，也太对不起祖先了，再说一旦失落，再碰上个和尚什么的，岂不要完结。”

要说保护文物，有些部门确实也不够重视，程老风趣地举了一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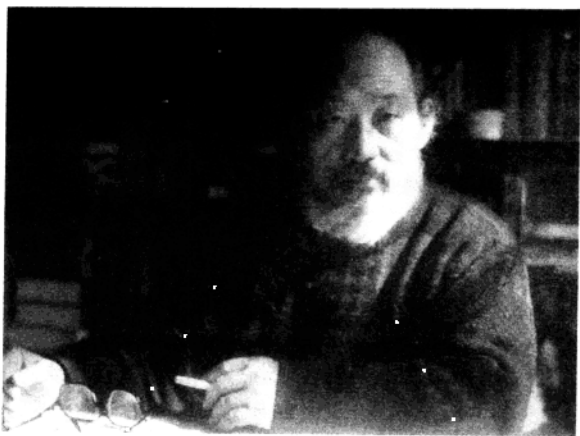
乡下有四座庙，庙中分别置有抗清英雄李得问，为民治病的施老爷，三国时代美髯公关云长以及日断阳、夜断阴的包青天的塑像。天长日久，寺庙日趋破落，这些塑像也被弃之一旁。不知何人想出个馊主意，对白面书生、红脸关公，黑脸包公实行统战政策，将他们集中在关帝庙内。也许是百姓各需所取，他们香火还不断呢！这大概也是当地政府将错就错的一个原因吧！可我们搞艺术的和保护文物的切不能如此做啊！否则岂不要贻笑大方。

顺逆一视刘旦宅

以前,人们只要提及刘旦宅便会想到他绘的《红楼梦》人物图,现在,只要提及刘旦宅便会谈到他与友谊商店打官司一事,人们不禁要问,如今他怎么啦。

清新依然刘郎笔

六十五岁的刘旦宅给了我一张近照:一脸已白的络腮胡子微微颤动,炯炯的眼神正视前方,若有所思,颇有风采,极具个性。刘夫人说:“这是旦宅最喜欢的一张。”话题便从笑声中开始。刘旦宅每天坚持作画,但画得很慢,他说:“要把葡萄变成汁很容易,可要把它变成酒,不经过酿制是不行的。我喜欢唐壁画的人物,也喜范宽等人的山水及陈老莲的笔法,然而时代在发展,假如抱着古人的笔砚食古不化,那应有危机,如果一个人死抱着自己的过去,必然也会给时代淘汰,为此,我得大量阅读,玩味唐诗宋词,寻游自然科学,研究西方绘画艺术,从中寻找自己需要的养料。”近几年来,刘旦宅的画在社会上确实少见,但一旦问世,常有惊人之举。就拿他的《高寒图》来说吧,线条粗犷,墨块透色,构图新颖,意境别致,既保留了传



刘旦宅

统的山水技法，也吸收了西方绘画笔法，将苏东坡那出世入世的矛盾心理一展无遗。刘旦宅常说：“中国的诗词意境是很深沉的，只有进入角色理解它了，才能充分地表现它，才能从中得到哲理的教益，给人美的享受。”

最近，刘旦宅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书法上。去年，他应台湾中央大学之邀赴台讲学，讲学的主要内容便是中国的书法。台湾同仁曾担忧中国的书法将会走向消亡，刘旦宅却自信地说：“中国书法有极强的生命力，只要汉字存在，那么书法也就会永远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大家都懂。问题是要出现王羲之、梅兰芳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在当今看来，很难。但我相信 21 世纪定会出现。”刘旦宅自少年时代学画起，便临过晋唐楷书及宋徽宗的瘦金体，以后又学过王羲之、王献之的草书，得力于张旭、怀素的草书。当然，他也不忘去《金文大辞典》主编，九十高龄的老教授戴家祥家请教。因此，刘旦宅的书法艺术越趋走俏，也越来越为人们关注。《大江东去》乃刘旦宅左手写成的书幅，仔细读来，古雅潇洒，活泼自然，有